

1—2000冊

文藝創作講座
第四卷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出版

每卷實價大洋一元
外埠加郵費五分半

編輯者 光華書局編輯部

印刷者 光華書局

發行者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地址：四馬路中市
上海光華書局

電話：九二六八九

法西蒂斯小叢書

德國法西斯蒂運動

蕭文哲著

日本法西斯蒂運動

蕭文哲著

墨索里尼與法西斯蒂

夏含華著

法西斯蒂教育

蕭文哲著

希特拉與國社黨

蕭文哲著

每種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血 愛

蘇德曼著

成紹宗譯

實洋九角

本書爲德國現代著名作家傑作之一，情節屈折，

描寫精細，允稱佳構。經成先生以優美流麗之白話譯

出，當爲吾國文學愛好者所珍視也。

歐羅巴文藝叢書

沙 窗	潘 訓譯	一元六角五分
我的童年	高爾基著	一元五角
結 婚 集	蓬 子合譯 杜 衡	一元二角
地 獄	成紹宗譯	一 元
哨 兵	杜 衡譯	一 元
白馬的騎者	鍾憲民譯	六角五分
婦人之夢	蓬 子譯	七 角
永別了愛人	周頌棣譯	一 元
漫郎攝實戈	成紹宗譯	九 角
死的勝利	芳 信譯	一元八角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文 學
研 究

蘇維埃文學

VLIMIR LIDIN 作
方 士 人 譯

現代蘇維埃作家，是在革命的火焰裏產生出來的。它發展的全階段，我們都參與的；我們親眼看見它全部的事變；命運已把作爲它的歷史家，那使人吃驚的，然而極其光榮的任務，加在我們作家們的身上了。現在，把已經過去了的這十五年回顧一下，我們能夠把這經驗的成果總括起來說一說，以擔當未來的重任。

戰時康敏尼塞姆是一個過渡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嚴重性，鍛鍊着全部作家對於生活的適應性，那些作家是不得不當戰鬥的先鋒，而終於認清了他們作爲作家的被預先注定了的使命的。而且，那些年代，已替作家們創造了一個新的時代了。這新生的革命，決不毀傷，被那些已經使用使人戰慄的震盪的思想擊碎了觀念論上的幻影

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所永遠棄絕了的，俄羅斯文學上的那光榮的傳統。相反的，革命却保留一切曾經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最有價值的事物。革命發表我們的老古典作家，把他們的作品成千百萬卷地發行；同時，它又一致聲援同時代的，蘇維埃作家。這種呼聲已經達到了西方，他們的讀者們已享有充分的機會去接受或拒絕它。這是一個非常顯著的事實，西方的讀者們已經賞識我們蘇維埃作家的作品了。

我們現代的作家是代表什麼的呢？那是由什麼組織成功的呢？有豐富的時間觀照，過着一種慢吞吞的，安穩穩的生活的，那些過去了的作家們，已由什麼人來代替去了呢？

內戰，農村，工廠，饑饉的荒年，在我們廣大的國土裏到處流浪——這些都是使我們大多數近代作家的想像燃燒起來的事情。他們有一個偉大的機會，在緊張的前線上，去學習生活，也不要靠什麼書本子的；不要靠什麼書本子的呀，他們在已經而且還要繼續向前進的，那龐大的機構的中間，面向着生活自身。這個時代已經

以巨大的經驗賦與我們的作家。生活自身已經以最富於戲劇的多樣性的題材贈給我們了。我們親眼看見了，過去最進步的作家們所僅能夢想夢想的，那整個帝國的滅亡。就在我們自己的眼前，社會上的全階級，被歷史從地上掃除得乾乾淨淨的了，就好像他們是一間雜亂無章的房屋裏面的那毫無用處的灰塵。

我們已經參與過這世界史中最偉大的革命。我們內心的，抒情的世界，個人的觀照的世界，不得不讓路給一個新社會的世界了。我們的藝術，得到了深深的社會的根；我們的文學是一種社會的文學。就是戰後的歐洲也已經不復是一個傾向內心的，傾向個人抒情的世界了。今日抒情的歐洲的夜鶯的歌聲，只令人憶起了多到不得了的噼噼啪啪的槍彈聲。歐洲進步的作家們，我們的朋友們，暫時被一種社會的戀慕困住。他們很興奮地讀我們的文學。我們創造我們的作品，創造得好不好，這句話不應該由我們來說；但是，有一件事，我們倒的確確曉得的；我們曉得，我們產生了一種，在它本質上講，決不能被稱為『尋開心的』或『消遣消遣的』文學。想在

文學中來找尋開心的或消遣消遣的東西的，現代小布爾喬亞的讀者，將要發現我們的書籍就好像不會生火爐的房間那樣地冷冰冰的，不舒服。且讓他去讀戴柯柏拉（Dekobra）聊以自慰自慰吧。

有五年的時期，我們的文學從內戰，從饑饉的荒年，從舊世界的潰滅，汲取題材。以那些做題材的滿架子的書籍，要努力再造那時代的色彩，風趣，和氣味的任何一個歷史家，都會發現那是千金難買的參攷資料的來源。跟着那大時代後面到來的「內普」時期，也已經被反映在我們的文學裏面了，雖然範圍比較來得小。一切談到內戰時期的書籍，都滲透着英雄的動情力。反之，「內普」時期主要地乃是獻給我們的文學以描繪着那過渡時期的否定面的諷刺的文學。

然而，革命又勝利地向前進軍了。退却是屬於過去的事呵。新的題材和新的歌曲，已經在舞台上表現出來了。新的戰線已經形成，工業的戰綫，經濟上變革的戰綫。

老朽的，被鎮壓着的沙皇專制主義者的俄羅斯，曾經完全依賴過西方；愚昧的俄羅斯，胚胎期的粗鄙的工業，遠遠地落在歐美的後面；俄羅斯著名於西方的，只是它的銅茶壺，二絃琴，魚子醬，以及凜烈的東方的森林；那個蟄伏着的俄羅斯，上層階級說着法蘭西語，下層階級却生活在糞土的堆上——那個俄羅斯，睡覺睡了一千年，畢竟睡醒了。它潛在的力量，已經轉化而表現爲使人吃驚的猛烈而頑強的力量了。彎曲着的螺旋形彈簧，已經解開來了。在那國土的最荒蕪的平原上，大工業經營已經電氣化了。緩慢的，不大能夠航行的俄羅斯河流，已經開始給養電力的設備了。差不多不能夠用原始的農具耕田的，可憐的農民，已不復是一個個別的土地所有者了，已經變而爲集合農場的一份子了。牽引用的自動車，以及其他農業上的機器，對於蘇維埃農民，已經變爲很普通的東西了。我們的時代，贈與我們以無窮盡的歷史上的配景。我們正在建築着社會主義。

蘇維埃作家的眼睛，向全世界睜開。他的耳朵必須要像音樂家的耳朵，捕捉住

俗人通常所聽不出的那些聲音。除非他情願自暴自棄地落後，除非他情願自己不成其爲作家，不然，他就必須要和時代一同向前進軍。我們的時代以一種空前的多樣性的題材贈與我們。它對作家說：『描寫生活的天賦的才能已經給與你啦。銷魂地傾聽着生活呀。反映生活呀。你的筆，要能夠把一塊粗石頭鑿成一個安琪兒的那雕刻師的鑿子一樣。』

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想想那巨大的機構呵，我們國家全部的力量已經集中起來要趕快完成的那巨大的機構，已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的那巨大的機構。一個蘇維埃作家，決不能像一個漫遊者那樣，身邊只帶着一副照相機和一根手杖去觀察那機構。我們必須要在那種生活當中去扮演一個活動的腳色。我們必須要把我們所有一切都放進這新生活裏面去。沒有一個人強迫我們去疊磚頭，或者去配機器。在西方的國家裏，有些人以爲我們的時代課給我們的工作，就包含像這一類強制的苦役。這些人還在那裏胡說，說作家的突擊隊（這種作家的突擊隊，讓我們來說

吧，是去擔任造紙工業中未完的工作，造紙的工業倒是一個作家所最熟習的一種工業（有些像軍隊；他們硬說，這一類的作家們被關在兵營裏，全部的事情都帶着一種強制『動員』的形態。這純粹是胡說霸道呀。作家們是不動員的呀。他們在火車上睡着頂好的睡車，被供給以頂好的生活條件。作家的突擊隊，到工廠裏去，到國有農場和集合農場裏去，到產棉和產稻區域裏去；他們去參觀聶伯斯特愛，烏拉爾，庫茲涅次克流域。他們用他們自己的眼睛，去看那些不親眼看一看便不能夠描寫的東西。我不曉得，世界上有沒有其他的國家，能夠舉出像蘇維埃政府對於作家那樣地體貼入微的，一個相同的例子。世界上，除了蘇聯以外，沒有一個地方，作家有那麼豐富的機會去旅行，去讀書，去和各方面的生活接觸，坐輪船，坐火車，坐飛機，到國內四方八面去。我還可以附帶地說一說，我在歐洲各處遊歷時，我不曾聽說有一個國家，像我們自己的國家那樣，替作家建築房屋，俱樂部，大餐館，給他們自己以分配房間的完全的自由，聽他們高興怎麼去組織他們的生活。

我們在這世界上是孤獨的麼？我們真的居住在繼續自相殘殺，死於野蠻，死於觀念論上的流行病的，不知名的人們所居住着的，那『荒島』的上面麼？這一幅蘇維埃文學的現狀圖，乃是我們的仇敵所繪畫的呵。事實並不是這樣的呀，諸位。我們所佔有的地位，乃是還不曾被人注意到的地圖上的一個非常優越的地位，而且我們也並不曾死於野蠻的疾病呀。有時，我們也親眼看見一個作家的聲名的低落。然而，這種低落，只降臨給不了解，或不願了解，我們生活着的時代的重要性的，那些作家。書本子並不是我們所居住着的『荒島』上面的一個避難所呀；相反的，書本子却暴露着作家。革命並不是，生產小產的，或帶着先天的缺陷的嬰兒的，一種學院。能夠殘存在我們的文學裏的，只有感覺到他們自己乃是一般的有機體當中的主要的一部分的那些作家，爲了那整個的有機體，整個的國家正以使人難於相信的力量在鬥爭着。

代替老人，出現了一種新人。昨天那目不識丁的農民，乃是今天這生活的新形

態的傳達者。過去觀念論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什麼明確的基礎的，已經被一種新型的勞動的知識分子所代替了。工廠裏的工人，不但是一個遵守勞動紀律的人；他也是一個有政治思想的人，加入了突擊隊去完成擺在蘇聯面前的那偉大的任務的人。而這個正是我們的文學所必須要正確地描寫的人物。還有，反映新的家庭關係，新的學校，新的青年，也是我們的文學最重要的一種。要求，多到使人吃驚；包含着生活各方面的計劃，大到使人吃驚。我們並不要憑藉什麼幻想去尋找題材，生活本身就提供着題材；生活把作家那孤寂的工作室的窗子打毀掉了。作家離開了他的工作室；他去旅行；他去觀察生活。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的作家，已經把我們國家最偏僻的角落，連以前只有專門的探險隊去觀光過的那些最偏僻的角落，都觀光過了。堪察加，西伯利亞，北冰洋，法蘭士·約瑟·蘭，土耳其斯坦，中亞西亞，烏拉爾，頓河，品伯斯特愛，瑪革尼士哥斯喀……一個人可以走到蘇聯數也數不清的最遼遠的區域裏去，可以走到大工業已經萌芽的一切地方去。關於這一切

的事情，我們的作家已經寫了好許多的書了。落後的，被殘忍地迫害着人民，他們的生活，以前從來不會引起作家注意過的，現在已經變成創造摩登蘇維埃的書籍的最有興味的題材了。弱小民族，在沙皇專制帝國的三百年中只知道壓迫和死亡的，現在已創造着他們自己民族的文學，他們自己的劇場，他們自己的電影了。

我早已看出蘇聯已完全變過質了。這是一個很艱苦而嚴肅的再生的時期。在走向新生活去的路上，堆着許多古舊的暗礁，大革命以前，覺得所謂『下層階級』在酒館子裏消消憂，解解悶，是有益而且必須的，那些上等人，所愛好的，這一切的東西，容忍，小布爾喬亞的趣味，階級的文化和鄙陋。那些上等人，從來不會夢到過『下層階級』會要求知識和文化。

給這時期以一個完整的，詳詳細細的敘述，不是我們現代作家所能負的責任。並不是每個時代都產生天才的呀。我們的工作是準備，這準備的工作只是社會主義那巨大的機構當中的一部分。而我們並不是孤獨的。我們有許多許多的朋友，他們

很愉快地要來和我們分担我們奮鬥的工作。這些都是年輕的，沒有經驗的，由工人文學團體裏提拔出來的作家。在目前，這些作家當中有許許多多離開成熟的境地還遠得很；他們對於寫作的技術的駕馭，本領還差得很。然而，他們已經從工廠中和集合農場上的勞動，獲得了豐富的經驗；他們曉得怎樣去精密地觀察生活種種的形態；他們正在讀書，正在完成着他們自己寫作的技術。

蘇維埃文學並不是整齊劃一的。它包含着各種各樣的集團，各種各樣的流派。自然啦，每個集團都爲着它自己的生存權而戰鬥着。它怎麼能夠不是這樣的呢？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民呀，文學是一種非常非常活生生的東西呀。但是，事情儘管是這樣，我們大家却都已感覺到，而且都已深切地了解，這時代已經放在我們肩頭上的那些巨大的任務；我們相互地負責，要把那任務適當地而且按時地完成起來。

